

第一百七十三章 你是我的小棉襖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...

關於這個夜晚，坐在輪椅上的陳萍萍與坐在龍椅上的皇帝陛下說了些什麼，直到很多年以後都還是個迷，因為沒有人有資格旁聽，就連不離陛下左右的姚公公也一樣。

這次談話，其實與一年之內禦書房外的兩次談話相似，話語從君唇中出，從臣耳中入，不傳第三人。不過如今的京都，早已知道數月來的事情，全部出自陛下與陳院長的暗中布置，這君臣二人隻等著隱於暗中的敵人跳將出來，再一網成擒慶帝與陳院長聯手，實在是顯得過於強大，居然能夠將整座京都瞞在鼓裏長達半月。

直到此時，人們才想到很多年前，陳院長便開始陪伴著陛下進行著一統天下的偉業，那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救過陛下幾次，而陛下也給予了對方最大的信任與榮光，老一代的人們從來不曾懷疑陳萍萍對陛下的忠誠，這是曆史早已證明了的事實，隻是在如今再次體現了出來。

關於這次談話，京都眾人的心中有多揣測。

當夜，範閑離開皇宮往府中趕的時候，卻沒有把心思放在禦書房中的談話上，也沒有想到這場談話會不會與自己有關，因為他猜想，陛下隻是有些孤獨，而陳萍萍則是要扮演一位忠誠臣下與暫時友人地角色。

事實距離他的猜測相去並不遠。因為從某種角度上看，範閑和他地皇帝老子實在是相像了。如果說慶帝是天下最好地演員。瞞了天下二十年，那麼範閑自然就是第二好的演員。將自己地心思藏在心中。瞞過了慶帝。

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演技實力派地鬥爭。鬥地是心。範閑掀開馬車窗簾。怔怔看著外麵寂靜不安地京都夜街。微黯想著。如今自己算是獲取了陛下地絕對信任，這場鬥爭是自己再勝一場。然而...何必要鬥呢？今後又如何鬥呢？

他臉上地憂慮與著急。並不是飾演出來。而是實實在在發自內心深處。尤其是眉眼間極複雜的喜悅擔憂茫然。完全表達了他此時地心情。

與那輛輪椅擦身而過。範閑低首行禮。便看見了陳萍萍蒼老眼眸裏地那絲溫和與恭喜之意。他馬上就明白過來。思思確實是被院長接走。他既然已經回京，思思自然也已經回到了府中，隻是不知道生了沒有。究竟是男是女。

一念及此。他哪裏還有心情去思考禦書房中地那場談話。整顆心都已經回到了範府。催促著下屬鞭打著拉車地駿馬。隻是這幾日裏死了太多人，所以即便知道自己可能已經成為一位父親，範閑隻有淡淡滿足。卻沒有太多地狂喜。婉兒此時在府中心傷生母之亡。回府後還真不知該如何處理。

馬車沒有停在範府正門。而是從側巷直接穿了進去，在後花園專門留地那間角門處停下。不待馬車停穩。範閑已經從車上跳了下來。笑著看了一眼門口喜迎自己地藤家媳婦兒。便往自己地宅子裏行去。隻是略走了幾步。這笑容便斂了。

不是他刻意做作。實在是今時今日血雨腥風盡別離地京都。一位新生命地到來。著實衝不去那多死亡帶來的血腥味道。

行過花廳到了東廂房。並不意外地發現燈還微微亮著，父親與柳氏二人正在房中候著自己。微暗的燈光照耀在範尚書地臉上。照出了他地皺紋。與皺紋裏地喜意。範尚書此時正看著柳氏懷中一位嬰兒。雖勉強保持著莊肅老爺地模樣。但是卻掩不住眸子裏的快慰之意。

範閑入得門來，先對父親及柳氏行過禮。卻沒有往柳氏懷中的嬰兒看一眼。便直接將目光投往了床邊，看到婉兒正坐在床邊，牽著思思地手在輕聲說些什麼。

婉兒地雙眼紅腫，有若粉桃。看上去煞是可憐，臉蛋兒也瘦了不少。憔悴不堪。卻是強做笑意，與躺在**地思思說著小閒話兒。範閑微微一怔後，便走了過去。也不在意兩位長輩在房中。直接坐到了婉兒地身邊。滿臉微笑看著倚

枕而靠的思思。看著這當年地大丫頭。說道：“都當媽地人了。怎麼這麼夜了還不睡？”

思思臨產這個月裏雖然受了些驚嚇。但有監察院護著，被陳老破子帶著在京都四野裏旅遊，未曾讓她受過風寒。運動卻比一般產婦要來地多。所以看上去精神也比一般產婦要來地好些。加之這丫頭自幼隨範閑長大。也被生生陶出了幾分灑脫之意。心性寬廣。並未因懷中胎兒出生而憔悴，臉上反平添了幾抹豐腴，愈發地像個可人兒少婦了。

“少爺。白天也盡在睡，哪裏睡得著。”思思還習慣稱他為少爺，眉眼間盡是喜悅與初為人母地得意。隻是話語裏強自抑製著。她雖然性情疏朗。卻不是個沒心沒肺地蠢物，知道京裏發生了太多事情。少奶奶心裏哀痛。怎也不願意在這當口兒表現地太過分。

隻是看著少爺入屋後看也不看柳氏懷中地嬰兒一眼，便來到床邊，思思地心底也開始琢磨起來。難不成生了個女兒，讓少爺不歡喜？眼眸裏便黯淡了三分。

縱使範閑有顆七竅玲瓏心，但對於家宅後院裏女子們的小心思卻依然揣摩地不太清楚，看著這丫頭神情，以為她是生產時無人陪伴而傷心。笑了笑便準備開口寬慰幾句。

他不明白，但林婉兒不會不明白，柳氏也不會不明白。看著柳氏抱著孩子往床這邊走來。婉兒微微一笑，對範閑使了個眼色，輕聲說道：“快看看小丫頭去。”

範閑一怔。回首便看著柳氏帶著微微責備地神情看著自己，才明白問題出現在哪裏。自苦一笑。從柳氏懷中接過嬰兒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。定睛看去。發現繖襖之中地嬰兒...

這小女嬰長地著實不好看。不說及不上自己地容貌。便是比思思地大眼多情也差了

看著看著，他便不禁笑了起來。覺得自己著實有些~生不久地嬰兒自然談不上好看。隻要健康便好。

柳氏這三位婦人見他毛手毛腳地接過嬰兒，倒是唬了一跳，沒有反應過來。緊張地看著他。生怕他不會抱奶孩子。柳氏更準備伸手去搶回來，卻沒料到範閑左肘微屈，以臂支頸，右手輕拍。倒抱地是有模有樣。

看著這幕，眾人鬆了口氣，包括範尚書在內都用詫異地目光看著範閑。鬱然已久的婉兒也忍不住偷偷笑了笑。範閑此時隻顧著看著的女兒，哪裏能管旁人的眼光，也沒有想到在這個世上。願意抱孩子地男人。尤其是像他們這等大戶人家。可算是少之又少。而且像他如此熟悉。渾似個老嫗嫗一般，則更是令眾人瞠目。

範閑抱著孩子。對思思溫和說道：“最近時局不穩，也是苦了你了...不過你是知道我地，進屋不看孩子，倒不是不喜歡女兒，隻是在我眼中，小孩子總是不及大人重要。你能平安才是最關鍵地。”

得了柳氏與婉兒的暗中責備。範閑自然清楚思思先前的黯然因何而生，微笑解釋了兩句。也不為以意，卻沒想著這番話落在婉兒與思思地心裏。各有不同感受。

思思心裏一陣甜蜜。旋即想著小時候。少爺也是一個勁兒地嘀咕，生孩子最苦母親。生男生女都一樣之類地胡話。她心中雖甜蜜。卻是不敢在婉兒麵前表現地太過分，因為她知道少奶奶向來對自己極為寬仁，而且這兩年裏一心想要個孩子。卻一直...

這般一想，思思倒把範閑後麵地兩句話聽漏了過去，小意看了一眼兀自低頭溫和笑著地少奶奶。不知怎地心中一慟，倒替少奶奶心酸了起來。

這邊廂女子們的心思複雜，範閑倒是抱著女兒細細看著。越看越細，越看越歡喜，先前入屋的時候，隻顧著思思地身體與婉兒的情緒，渾沒有把這個女兒當回事，直到此時抱著，隔著布感受著這具小小身體的柔軟粉嫩，看著女兒額頭上的皺紋，看著女兒時不時地抿抿嘴，心尖越來越柔軟起來。

男人與女人的最大區別便在此處，女子懷胎十月才辛苦誕下孩子，早已培養了十個月地感情，加之付於其間地辛苦心血疼痛，自然而然天生對孩子有份濃濃說不出地溫情。而男人地感情則需要看著，抱著，體會著，才會愈來愈濃。

尤其是像範閑這等天下第一等忙人，思思懷孕地時候基本上都不在身邊，對這孩子自然沒有太強的感覺。隻是抱著抱著，這感覺便來了，範閑抱的越發小心翼翼，怔怔地看著懷中的小丫頭，心想，難道這就是自己的女兒？將來定會很漂亮，將來定會很潑辣，將來...這雙緊緊閉著地小眼睛，也會越長越大，越長越美。

心尖在柔軟之後，漸漸酸甜起來，不知為何，範閑感覺鼻子有些發堵，隻是這種情緒太過複雜，便是他自己也不知該用何等言語來形容，他隻知道一點，自己這多災多難。卻又極富運氣地兩次生命，終於在這個世界裏得到了延

續。

在這一刻，他在心裏想著，即便自己現在當場死了，但總在這個世上留下來了一些什麼。和在京都府尹孫家看著那一排排書不一樣，這種感覺更為強烈，更為鮮活，更令人感動莫名。

抱了一陣之後，一旁看著的婉兒在柳氏的指導與範閑的示範下，把孩子接了過去，心疼地抱著懷裏。

依這個世上地規矩而言，這也算是她地孩子，這種心疼倒是實實在在地。範閑微笑看著妻子眼中地憐惜與絲絲好奇，這才想到妻子年歲算不得大，在自己的哺護下，其實與少女沒有太大區別。不過看著婉兒抱著孩子，似乎稍稍去了些心中的悲痛，他心裏也好受多了。

此時夜已經深了，大家都有些疲倦。隻是範府第三代地第一個生命，讓眾人都有些興奮。便是範尚書也毫不避嫌地呆在這房中，樂呵呵地看著這一幕。不肯去休息。

最後還是柳氏說笑了兩句。讓一直候在外廂地老嫗嫗與奶媽進來，將孩子抱著站在一旁，便催諸人早些歇息。

範尚書離去之時，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準備喚範閑去書房問一問今日宮中地情況。陛下地情緒。旋即想到這孩子這些天已然心力交瘁，好不容易有件喜事，何必去打擾。便沒有開口。

反而是在兩位長輩離開之時。範閑高興開口問道：“父親。我在江南的時節，請您取名，還不知道給這丫頭取地什麼名兒。”

他問地高興，但範尚書看了一眼柳氏。目光有些複雜，旋即平和說道：“女兒家，取名字不著急。先取個小名喚著便是。”

“範小花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小名倒是早想好了。”

此話一出，林婉兒和思思都有些不滿意，心想自己這等人家。怎麼取了這麼俗個名字。但思思當著眾人不開口。婉兒卻是注意到家翁的神情。心裏一怔。也沒有說什麼。

範閑與婉兒對視一眼，才想起來了一件事情。臉色便有些不大好看。待範尚書和柳氏出去後，他才忍不住搖了搖頭，歎了口氣，看著一旁老嫗嫗懷中的女兒，說道：“難不成這小丫頭地名字也要等宮裏賜下來？”

思思一聽，嚇了一跳。心想這是什麼說法？旋即想到少爺地另一個身份。便趕緊抵著嘴，不敢發表任何意見。

林婉兒望著他輕聲說道：“聽老爺說過。當年你地字...也是宮裏取的。我看不止名字，最遲後日。陛下便會讓你抱孩子進宮。賜名是一樁事。宮裏隻怕還要派一批老嫗嫗和乳娘來讓你挑。”

範閑眉尖微挑，冷笑說道：“宮裏那群老雜貨...來便來罷。單養著便是。”

如今他說話自然有這個底氣。連太後都敢扇耳光的人，更何況是那些老魚眼珠子。隻是這話一

東廂房裏抱著女嬰地自家嫗嫗便害怕了起來。她身低著頭。大氣都不敢出一聲。

範閑看了她們一眼，平緩說道：“平日裏把小姐照看好。總是要辛苦你們的。但奶媽就不用了，明日少奶奶會去和夫人說。”

林婉兒納悶地看了他一眼。心想相公這是在做什麼？為什麼要把奶媽趕出去？隻見範閑坐回床邊，笑著問思思：“有奶沒有？”

思思微羞，點了點頭。範閑笑了笑。說道：“那就結了。孩子總得自己養著，要奶媽奶孩子那算什麼事兒。”

範閑心想你們這些人哪裏知道母乳喂養地重要性。那世上牛初乳得賣多少錢？醫生說過，母親親自喂乳對嬰兒地心理影響...他知道這些事說將出來，這世上也沒有人能聽懂，便也不與二位女子商量。便極獨斷地定了。

一旁地奶媽低著頭不敢說什麼，暗誹奶媽怎麼了？你老範家能發跡，還不是因為澹州的老祖宗奶了皇家幾個孩子。自家地老嫗嫗卻是聽出了些別地味道。瞠目結舌地看著少爺，心想難道少爺準備讓姨奶奶親自撫養小姐？這可壞了大規矩，明日總要和老爺太太去說道說道。

範閑不知道這老婆子心裏在想什麼，也不怎麼在意，辛苦在這世上打熬了二十年，若連自己的女兒怎麼養都要旁人說三道四，他算是白活了這一遭。

又坐在思思旁說了幾句，發現這丫頭困意上來了，強睜著眼說話，有些不忍，範閑笑著說道：“趕緊睡吧，往年在澹州地時候，你就比我還懶。”

看著思思欲言又止地模樣，範閑笑道：“來京都幾年，真把你過糊塗了，小時候就說過，生男生女都一樣，雖不是國策，但也是家規。”

...

待回到主臥，早有揉著睡眼地粗使丫頭打來了熱水，準備服侍二位主子就寢，範閑揮揮手將她們趕了出去，將婉兒扶在床邊坐好，認真地看著她的眼睛，說道：“我知道大府裏地規矩，姨娘生的孩子，都得跟著大房過活。”

林婉兒眼圈裏有淚水轉了兩下，卻是沒有流下來，這幾天裏她不知受了多大地打擊，心中有多少地悲傷，卻是無處傾吐，今日思思回家，雖說心中記著那女嬰是範閑地骨肉，她的心中地高興，對思思還隱隱有些感激之情，但心中終究是情緒複雜無比。

尤其是範閑又隱隱透著不讓自己參手地意思，幾番情緒交雜，讓婉兒止不住地悲傷起來，她出身高貴，身世離奇，性如冰雪，愁喜之中夾著一直隱而未發地聰慧，但終究是個女子，但凡女子，總有女子的細膩心思。

範閑靜靜地望著她，知道長公主地死、二皇子地死，皇家地血腥，讓妻子已經難堪重負，用盡量柔和地語氣說道：“想歪了不是？我隻是不想讓那些奶媽子汙了咱們地孩子...這孩子總是咱們地，但思思畢竟是她親生母親，總不能就這麼抱了過來。”

林婉兒歎了一口氣，望著膝前相公的臉，輕聲說道：“你也不用在我麵前如此小意，我知道你是擔心我。”她有些勉強地笑了笑，“不過說來有時候確實有些吃味，像你和思思有時候說地話，我都聽不大懂，什麼國策家規來著。”

範閑無奈一笑，思思畢竟是隨自己一道長大的人，就如同用書信教育長大的妹妹那般，自然有些屬於那一世的共享，他握著妻子地雙手，輕聲說道：“以後啊...我有什麼事兒都和你說，隻有咱們知道，別人想知道啊...嘿，還偏不告訴他。”

他頓了頓後，握緊了妻子地雙手，笑著說：“什麼馬車花轎，汽車和大炮，我都告訴你。”

林婉兒聽的一頭霧水，心想馬車花轎倒是知道地，汽車大炮又是什麼東西？卻也知道他是在小意哄自己，便強行掩了臉上地悲色，微低著頭說道：“我倒是...想要個孩子，看哥哥們如今地下場，我也不知日後會如何，有個孩子，便多個期盼。”

這話說地淡然，卻讓範閑地心裏酸楚起來，尤其是看著婉兒此時微瘦地臉頰，比兩年前不知清減了多少，與那廂地思思一比，倒顯得她才剛剛生產虧了身體一般，更添憐惜。他知道妻子的想法，而且關於那藥的研製應該也差不多了，心中有八分信心，帶著調笑之意說道：“孩子當然是要生地，咱們給小花兒再生個弟弟，這家裏可就熱鬧了。”

婉兒隻當他是在哄自己，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範閑卻是賊眼兮兮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不過生孩子，好像有許多步驟要做，說起來，咱們已經大半年沒親熱過了。”

林婉兒笑著啐了他一口，旋即想到相公是刻意在逗樂自己，想到他的好處與細心，反而更添了幾分憂傷。範閑隻是在開玩笑，宮裏死了那麼多人，夫婦二人哪有心情做這事，他站起身來，將那盆略放溫了些水端了過來，放在床前，直接將婉兒的鞋襪脫了下來，倒是唬了她一跳。

“給你洗洗腳，這些天宮裏宮外奔著，定是吃了不少苦。”範閑低著頭，將妻子的一雙赤足放入盆中，撩起熱水，輕輕地揉著。

林婉兒看著他的頭髮，感受著腳上傳來地絲絲暖意，鼻頭一酸，無聲地哭了起來。範閑低著頭，沒有抬頭也知道她在哭，他知道妻子地悲苦，卻是找不到任何話語來安慰對方，隻有沉默地替她洗著腳，心中也是不自禁地多了無數酸楚。

水聲漸息，勞累了無數天，精神疲憊無比的範閑，雙手握著林婉兒地赤足，靠在她的膝蓋上，就這樣沉沉地進入了夢鄉，睡地安穩無比，就像一個孩子。林婉兒憐惜地輕輕撫摩著他的臉，眼角淚痕漸幹，輕聲說道：“有你不苦了。”

